



# 致我最爱的你

下

叶非夜 著



在所有的时光里，你是我最惊艳的风景  
唐时会爱顾倾城一辈子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✉ from\_

# 致 我最爱的你

写给时光里，我最爱的你。

【下】

叶非夜  
著

YE FEI YE  
WORKS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—— 阅读改变女性 · 女性改变未来 ——



from\_



## 第十章 莫名其妙的怒火

唐时将视线落在顾倾城的脸上，看见她吓得闭着眼睛，忍不住呵呵了一声。现在知道怕了？早干吗去了？

顾倾城心情波动，慢吞吞地踩着楼梯上了二楼，拿起手机迟疑了良久，给唐时拨了一个电话。

响了好几声都没被接听，就在她准备挂断电话时，那边突然接了，却是一道风尘味十足的娇媚女声：“喂？”

接电话的不是唐时，而是一个女人。她的心情瞬间有些混乱。

电话那端的女人等了许久都没等到人说话，便娇滴滴地笑了笑：“您找唐少爷吧？”不等顾倾城说话，她用风情万种的声音笑吟吟地说，“不过，我劝您还是明天再找他吧，今晚唐少爷可是忙得很。”说着女子径自将电话挂断。

顾倾城良久才回过神来，听着电话里嘟嘟嘟的忙音，转了转眼睛，想要再拨过去，却忽然想起从小父母就告诉她的那些忌讳。其中有一条是，男人花天酒地是很正常的，尤其是唐时这种身份的男人，而她，最不能做的便是想尽办法束缚他管教他，这样只会让他更烦。

顾倾城想到这些，垂下了手指，呆呆地在原地站了许久，慢慢走

到沙发前缓缓地坐下，将手机放在面前的茶几上，拿起刚刚看了一半的书，表情平静地继续往下看。

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一句话看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，入眼的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字，尽数变成了刚刚电话里女子说过的话。

顾倾城面色苍白，有些惊慌地将书扔到一旁的地毯上，噌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朝卧室外走去。等手触及门把，她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什么，身体僵在了原地。她用力捏着门把，良久垂下手臂，慢慢转过身，重新走向沙发前。蜷缩在上面，她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发了好一会儿呆，又垂下了眼帘。

是啊，她在烦躁不安些什么？自己不是看到过唐时和安妮小姐在北京大饭店的包厢里卿卿我吗？那个时候，她淡定地关上了包厢门，不去打扰他们，不是做得很好吗？现在怎么就不能保持那种平稳的心态了呢？

顾倾城深吸了一口气，暗暗告诉自己，唐时都肯跟她订婚了，下个月八号她就是唐时的准妻子，一直以来的目的也达到了，还有什么不甘心的？

她早就知道，那个男人不是她能左右的，他也不会只属于她一个人，所以她不能做妒妇，招惹唐时厌恶。只要他们婚姻稳定，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，她何必如此在意？

顾倾城不断安慰自己，心也跟着麻木起来。她垂下眼皮，在沙发上蜷缩得更加厉害。

唐时和客户在金碧辉煌喝酒，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便去超市给顾倾城买了一包零食，手机却忘了带。回来时发现手机被动过，听完通话录音后，他心情糟糕到了极点，将自作主张接电话的女子斥责了一顿，然后慌慌张张出了金碧辉煌的大门。

他怕顾倾城误会，手机早已被他扔掉。他一边将车往西郊的别墅区开，一边从车子里翻出一部备用手机，插上手机卡，开机，然后输

入了顾倾城的电话号码，准备拨过去。

正要按拨出键，手却顿住。他这几天不是一直在猜测顾倾城吃止疼片是为了讨他欢心，还是因为怕疼吗？其实知道她一板一板地吃止疼片后，他不是不心疼，但更多的是害怕，怕自己的心疼也只是一场笑话。

唐时逐渐放缓车速，握着手机沉思了良久，然后将其扔在副驾驶座上，在前方掉了一个头，开往自己城中的公寓。他觉得不用那么着急去找她解释，因为很想看一看顾倾城第二天的反应。倘若她真的在乎他，是做不到无动于衷的，不是吗？就像他一样，因为太爱，才会对三年前的那件事耿耿于怀。

唐时将车子稳稳地开入地下停车场，锁好车门，正要踏入电梯，却看到不远处安静地停放着一辆熟悉的车子。他顿了顿脚步，今天喝了许多酒，他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盯着那个方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步伐有些凌乱地走过去。

靠得近了，唐时才看清车头挂着的可爱的小型芭比娃娃。他扶着车头，俯身凑近车牌，仔细瞧了好几遍，还真是顾倾城的车子。她现在在楼上？唐时心里翻滚起惊喜和激动，他雀跃地奔进了电梯，看着一直跳跃的红色数字，却觉得上升速度太过于缓慢。

电梯门打开，唐时迫不及待地从里面走出来，来到自家门前，正准备输入密码，却再一次停了下来。他有些紧张，既期待等下看到顾倾城的反应，又害怕看到；既期待她浮现出不悦哀怨的眼神，又害怕她带着平淡冷静的表情。

唐时站在门前挣扎了许久，才抬手输入了密码。

顾倾城一直没睡，窝在沙发上呆呆怔怔的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卧室门传来门把转动声，她一下子精神了，猛地从沙发上起身，刚刚看向门口，唐时已经推门而入。

和顾倾城视线接触的瞬间，他屏住呼吸，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

睛，想要从里面找出蛛丝马迹，却发现她眼底一片平静。

顾倾城率先收回视线，姣好的容颜上有一丝温柔的笑：“回来了？”

唐时眨了眨眼睛，没有说话。他的准未婚妻，深更半夜打电话给他，却是一个风尘女子接听，还被对方用那样暧昧的语气挑衅，她不应该难过悲伤嫉妒愤怒吗？怎么还会如此平静地笑出来？

顾倾城等了半晌都没等到唐时说话，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时钟，已经深夜一点半，她这才语调轻柔地说：“你很累吧，我去给你放热水，洗个热水澡会舒服一些。”

唐时仍旧没有说话，心里却有一股一股的失望不受控制地席卷而来。

顾倾城迈着步子，缓缓地走进了浴室。

唐时就站在原地，透过开着的洗手间门，清楚地看到顾倾城半跪在浴池旁边，认真调试水温。水声哗啦哗啦地从洗手间传入卧室，唐时听得有些心烦意乱。他暴躁地扯开领带，才觉得呼吸顺畅了一些。

热水放好，顾倾城周到地将浴巾和浴袍放在浴缸一旁的架子上，转身走出浴室，对着还站在原地的唐时说：“热水放好了，可以洗了。”

唐时没有动，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女人身上永远学不会教训，学不懂死心，终于他说了回家来的第一句话：“今晚，给我打电话了？”

那一件她不肯提起的事，他替她提起。顾倾城神情温软，丝毫没有因为这句话不安。她轻轻地点点头，停顿了一下，便说：“周末，我跟妈逛街看到一条领带，觉得挺适合你的，就买了回来。”说着，顾倾城指了指放在沙发一角的礼盒。

唐时盯着礼盒看了一会儿：“今晚过来，是为了给我送这领带？”

顾倾城轻轻地点点头。

“明天送不也一样，何必大半夜跑一趟。”

顾倾城不知该说些什么，轻轻地垂下了眼帘。她不过就是拿这条领带当借口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半夜在顾家待不下去，非要孤身一人开车跑到这里来。

唐时走到顾倾城面前。顾倾城闻见浓烈的酒味，那酒味里还夹杂着刺鼻的香气。那香气不是他身上特有的清淡的香，是女人才会用的香水味。是今晚接电话的女人吗？

顾倾城觉得说不出的压抑，沉闷得难受，怕自己失态，努力弯了弯嘴角，语调平稳地说：“你今晚是不是喝了很多酒？我下楼给你榨点西瓜汁喝。”说完，也不等唐时说话，她便擦过他身边，款款地走出了卧室。

顾倾城走到厨房，从冰箱里抱出半个西瓜，拿刀切开，取出瓢，放进榨汁机里。这一系列动作完美流畅到无可挑剔，可直到榨汁机停止了响声她才回神，端起榨好的新鲜西瓜汁朝二楼卧室走去，递给唐时说：“喝了之后不会那么难受。”

唐时盯着顾倾城的眼睛看了会儿，视线落在西瓜汁上。她比他想象中的更淡定、从容。

唐时喉结滚动了两下，接过西瓜汁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顾倾城体贴地接过他手中的空杯，温婉地笑着说：“快去洗澡吧，等下水该冷了。”说完拿着空杯，准备下楼清洗。

最怕的就是她这种态度，偏偏看到的就是这种态度。唐时看着转身离去的女子，心中的火瞬间冒了出来，他猛地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腕，一把将她甩到了床上。

唐时这样的举动，让顾倾城预感到他接下来想要做些什么，可是，她还没有吃止疼片……

顾倾城有些紧张地看着唐时，看着他一点一点覆上来的吻，她抿了抿唇，轻轻别过头，说：“洗澡水真的要冷了，洗完澡，我们



再……”她终究有些脸皮薄，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，已经红了脸。

唐时哪里不知道她的用意，让他去洗澡，然后她自己吃止疼片吗？他没有动弹，沉沉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伸手扳正了她的脸，低下头不由分说地堵住了她的唇。

顾倾城眉心紧紧地蹙起，语调慌张，带了一丝请求：“先去洗澡，好不好？”

唐时没有理会，继续自己的动作。顾倾城双手握成了拳头，原本苍白的脸更是没有丝毫血色。

果然不吃止疼片就是这样的神情啊。一切的一切，就像是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。唐时眉眼间闪现一丝冷笑，盯着顾倾城沉默了良久，问：“其实你根本不喜欢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”

顾倾城本能地摇了摇头，不敢去看他，她知道此时的唐时定然很生气。

唐时没有出声，快速收回视线，转身大步走出卧室，直奔一层外面的游泳池。初冬的夜里，露天泳池里的水是冰冷的，可他丝毫不介意地跳了进去。

他像是不知疲倦的机器人，在泳池里来来回回游了好多圈，直到累得精疲力尽，才靠着游泳池仰头看着漆黑的夜空，嘴角扯出一抹苦涩的笑。

真糟糕啊，他之所以借着上海分公司打来的电话出差，之所以一整天不让她进自己的办公室，不过就是害怕自己一不小心破坏了他和她之间的美好。终究在面对她的无动于衷时，他还是那么轻而易举失控了。

顾倾城在唐时离去之后，一个人出了许久的神，脑海里还回荡着唐时离开之前说的那句话：“其实你根本不喜欢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”

不喜欢吗？曾经的她确实是不喜欢的。现在，她说不清心里的想

法了，能确定的是，不再像从前那么抗拒。只是，倘若她不吃止痛片，还是会不受控制地紧张恐惧。

顾倾城几乎一夜没有入睡，直到窗外的天泛起一层亮光，才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，似睡非睡昏昏沉沉之中，隐约听见楼下传来一道喊声，而且还是女音。顾倾城猛地从床上坐起，随意从一旁拿了件睡袍裹在身上，打开卧室的门。

张嫂略带焦急的声音传来：“时少爷？时少爷？”

顾倾城皱了皱眉心，快速跑下楼，这才看到张嫂跪在泳池边，拼命想要将昏迷不醒的唐时从泳池里拉出来。

顾倾城站在落地玻璃门前愣了瞬间，慌乱地跑了出去：“张嫂，唐时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时少爷这是怎么了，我看他昨晚没有回老宅，今早就过来准备早餐，结果发现客厅的玻璃门没关，屋内冷得一塌糊涂，我过来才看到时少爷泡在泳池里。”

顾倾城面色白了几分，没有说话，蹲下身拉住了唐时的另一条胳膊。唐时终归是男子，顾倾城和张嫂将他从泳池里拽出来，已经累得有些脱力。

唐时面色苍白，唇瓣没有丝毫血色，双眼紧闭，完全找不到平日里高冷优雅的气质。他身上冰得吓人，一动也不动，顾倾城手指哆嗦地伸向他的鼻息处，感觉到微弱的呼吸，这才颤抖着声音对张嫂说：“快叫医生。”

张嫂慌乱地点了点头，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客厅。

顾倾城咬着牙费力地将唐时从地板上抱起，然后将他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撑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往屋里走去。

张嫂挂断电话立刻折回，帮着顾倾城将唐时扶到了二楼的卧室。

此时，顾倾城完全顾不上羞怯，让张嫂出去之后就费劲地将唐时身上湿漉漉的衣服扯掉，然后拿毛巾将他身上擦干，替他穿上睡衣，

又扯起被子盖在他身上。

顾倾城摸了摸唐时的胳膊，发现还是冰得吓人。她拿起遥控器，将室内的中央空调温度调到最高，然后又翻箱倒柜找出一床被子加盖在唐时身上。

她只觉得六神无主，坐在床边不断伸手去探唐时的体温，直到自己因空调热得满头大汗，唐时才有些变暖，顾倾城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却发现，唐时从冰得吓人变成了烫得惊人。

就在顾倾城不知所措时，张嫂打电话叫的医生终于赶到。医生给唐时打了退烧针，开了一些药便离去了。张嫂听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这才放下心来一楼煮饭。

顾倾城守在唐时身边，盯着昏睡的他看了一会儿，想到九点半公司里还有例会需要唐时主持，于是拿起手机给陆然去了个电话，将唐时的情况告诉了他，顺便给自己也请了一个假。

挂断电话，张嫂便上楼喊顾倾城下楼吃早餐，她丝毫没有胃口，只是胡乱扒了两口便又回了楼上。

唐时一直昏睡到下午五点多才有了意识，他感觉有一只柔软的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，停了一会儿，耳边传来一道低柔的声音：“烧似乎退了点，但还是有些发热，张嫂，我们要不要喊医生过来再看看？”

这声音很悦耳很熟悉，仿佛是从他的心里传来的一般，随即他就听见一道中年女音：“我打过电话了，倒是顾小姐您，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现在我准备了晚饭，您好歹吃点。”

刚刚那个打动人心的声音再一次出现：“我不饿，等等再说吧。”

顾小姐！哦，难怪他觉得这声音这么熟悉，原来是倾倾啊，她像是在关心着谁，是他吗？

唐时拼命想要睁开眼睛，看一看周围的环境，却觉得眼皮子像是

灌了铅一样，怎么也动不了，他只能倦倦地放弃，然后胡乱地在一旁摸到一只柔软的手。原来她真在自己身边，唐时心里浮现了一丝暖意，用力抓紧她的手，再一次陷入了睡眠之中。

顾倾城原本想要去趟洗手间，刚刚站起身手便被唐时一把握住，她想要抽开，却发现他握得更紧，只能重新坐回床边。此时生病沉睡的唐时没了一贯的攻击力，她仔细将他的面容端详了一遍，才发现那些形容唐时的褒义词是那么单调无趣。

顾倾城昨晚几乎没睡，看了会儿唐时，脑袋就不受控制地低了下去，趴在唐时胸膛上，闭上眼睛稀里糊涂地睡去。

顾倾城睡得并不安稳，似睡非睡之中，感觉握着自己的手轻轻地动了动，人瞬间清醒了过来。她坐直身子，伸手摸了摸唐时的额头，发现烧又退了些，这才暗暗松了口气，正准备收回手，原本沉睡的唐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

唐时神情茫然，目光有些涣散。

顾倾城先是一愣，随即嘴角不由自主绽放出了一丝笑意：“你醒了？”

唐时察觉自己全身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力气。他正准备问怎么了，顾倾城却唰地站起身，朝门外大声喊了一句：“张嫂，唐时醒了。”

很快，张嫂便匆匆地走进了卧室，看到睁开眼睛的唐时，立刻惊喜地说：“时少爷，您可醒来了！您知不知道，这一天简直都快吓死我和顾小姐了，您怎么大半夜跑到游泳池里待着？现在天这么冷。”

唐时这才想起来，昨晚自己和顾倾城发生冲突后，只觉全身烦躁需要宣泄，就去了露台游泳池。

“还有，时少爷，顾小姐见您昏倒，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您，早饭和中饭都没吃多少，幸好您醒了，要不然顾小姐可真的会被您吓倒了。”

唐时听到张嫂的话，想起自己在昏沉之中似乎听到顾倾城的聲音，还抓住了她的手，于是动了动自己的手，发现真的握着她柔若无骨的小手。

原来不是他做梦，也就是说，她一直守在自己身边？

唐时看向了顾倾城。顾倾城有些不好意思，语调带着几分责怪：“张嫂，您快去把煮的粥端上来。”

“瞧我一高兴都忘了。”张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然后说，“时少爷，这粥也是顾小姐吩咐我煮的，说您染了风寒，醒来之后喝点药粥好得快。”

顾倾城更加不好意思，红着脸低着头，看都不敢看唐时一眼，语气有些急地喊了一声：“张嫂！”

张嫂这才笑呵呵地闭了嘴，转身下楼。卧室内一下子安静下来。

顾倾城感觉唐时盯着自己，局促不安地抬头和他对视了一眼，然后飞快垂下眼帘，说：“我去趟洗手间。”不等唐时说话，她便抽出自己的手，进了洗手间。

唐时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，盯着顾倾城的背影，目光柔和。

顾倾城从洗手间出来，张嫂恰好端着药粥上楼，顾倾城将药粥接了过来，拿着勺子搅拌了一下，舀了一勺递到唐时嘴边。

顾倾城脸上残留着刚刚浮现的绯红，看起来娇俏动人。这样体贴入微的女子，想必是每个男人都很喜欢的吧，却是唐时最害怕的。因为，他分不清她这体贴关心，藏了多少真心，多少假意。

倘若她真关心自己，若是自己不肯吃这粥，她应该会劝他的。倘若她只是在装样子，就不会勉强自己吃。唐时想到这里，没有张嘴，只是看着温柔如水的顾倾城。

顾倾城蹙了蹙眉，看了一眼无动于衷的唐时，以为他和自己一样，大病初愈没有胃口，好声好气地说：“你还在发烧，吃点东西才好得快。”

他不是得寸进尺的人，偏偏此时此刻，一脸嫌恶地往后靠了靠，闭上了眼睛。

张嫂站在一旁，忍不住也劝：“时少爷，您好歹要吃点，不吃可怎么好。”

谁让你劝了？唐时郁闷地埋怨一句，看似一副置之不理的神情，却竖着耳朵聚精会神等着顾倾城的下一个动作。

顾倾城眉心皱得更厉害了，想着他是病人，便捺着性子，语调平缓地说：“就算没有胃口，也要稍微吃点。”

唐时只觉丝丝缕缕的暖意在心窝里弥漫，依旧努力保持着沉静，眼皮子都没有动一下。

张嫂看到唐时这副模样，焦急地说：“时少爷，顾小姐说得对，就算没有胃口，也要稍微吃点。”

唐时听到又是张嫂开的口，雀跃的心情跟着低沉下来。她又不是顾倾城，一直在这里凑什么热闹？

顾倾城以往不是没有伺候过唐时，却从没见过今天这么难伺候的样子。现在她和张嫂两个人好说歹说，他仍不想吃，她忍不住有些烦躁。真想扔下碗不管他的死活，可是一想到他烧还没退，她便有些于心不忍。生病时本就需要大量能量，他这么不吃不喝，哪里能好起来？

顾倾城挣扎了一会儿，不死心地继续说：“再不吃，这粥就冷了。”

唐时听到这话，极力压着嘴角要浮现出来的笑意。

顾倾城从来都知道，这个男子不想做的事，旁人是不能勉强的。而此时，他的脸上已经有了不悦，若是自己再这么劝，弄不好会惹他不高兴，而且昨晚他和她已经闹过一次不愉快了。

顾倾城的理智告诉自己，顺着唐时的心意让张嫂将药粥端下去，喂他吃药才是最好的做法，可一想到他还没退烧，总觉得要让他将这

粥吃了她才安心。

顾倾城咬了咬下唇，盯着手中的碗，陷入了犹豫。

唐时一直竖着耳朵，谁知现在没了声响，他忍不住有些忐忑。她是看到他脸上浮现出来的不耐烦，准备放弃关心他了吗？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，此时此刻他竟有些紧张。屋里安静得有些吓人，气氛也跟着诡异。

张嫂动了动唇，打破了宁静：“时少爷，您若是不想吃，觉得味道刺鼻，那您想吃什么，我现在去给您做。”

唐时终于听到有人说话，却不是顾倾城。他有些失落，再也没有半点心情，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，佯装没有听到。这是他不高兴的象征。

顾倾城看了张嫂一眼，张嫂也同样不知所措，朝她摇了摇头。顾倾城明白张嫂的意思，是让她放弃劝说。

顾倾城用力握了握手中的碗，咬着下唇的力度更大，她偷偷打量了两眼面色如霜的男子，然后朝张嫂招了招手：“张嫂，你过来。”

唐时听到这五个字，嘴角泛起了一丝苦笑，她这是要将碗递给张嫂吗？她终究还是放弃了……

张嫂走到顾倾城身边：“顾小姐，怎么了？”

顾倾城看了唐时一眼，将碗递给张嫂：“帮我端着。”

她站起身，压着恐惧，俯身向前一把捏住了唐时的下巴，将他的脸扳正，用力掐着他的双颊，将他的嘴硬生生挤开，随后将勺子里的粥灌进他嘴里。

张嫂呆怔在一旁，顾小姐这是疯了吗？

顾倾城只觉心跳格外快，又惊又恐，甚至双腿发软。她真怕这样大胆的举动惹得唐时大发雷霆，抬手甩她一巴掌。

顾倾城屏着呼吸一鼓作气喂了唐时两口，看到男子没有反应，快速喂了第三口、第四口、第五口……直到将药粥喂得干干净净，她才

将勺子递给张嫂，然后后退两步，坐在离唐时最远的床边。

张嫂仍旧捧着空碗站在原地，表情可以用惊悚来形容。顾小姐就这么掐着时少爷的脸，喂完了一碗粥？更神奇的是，时少爷竟然喝完了，还躺在床上没有半点动怒的迹象？我的神仙啊，这是不是在做梦？

该怎样形容唐时此时此刻的心情？他觉得自己仿佛从人间坠入地狱，然后噌的一下被人拽上了天堂。要知道，当时的他真是心灰意冷，然后便觉脸被她用力掐住，随后药味浓烈的粥就被灌入嘴里。

他本能地吞了下去，感觉整个口腔中、喉咙里弥漫的都是苦涩的味道。随后第二勺、第三勺、第四勺接二连三地被灌入嘴里，滚入腹中，全身都跟着苦起来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顾倾城竟然强逼着他喝。

他绝对不是什么受虐狂，可是怎么发现被顾倾城强逼着还心花怒放得很呢？哦，不只是心花怒放，还有几分享受。心情跟着飞扬，变得美滋滋的。

一碗粥入腹好久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体内、嘴里、喉咙里依旧有令人厌恶的苦涩。他在被褥里用力掐了掐大腿，感觉到刺骨的疼痛，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嘴角克制不住地爬上了一层笑意，然后慢悠悠地坐直了身子。

时少爷魔怔了吗？脸上竟然还挂着笑？是发烧傻了？张嫂目瞪口呆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倒是顾倾城看着逐渐坐起的唐时，心里更加七上八下。从小到大，她发誓这真的是第一次以这样强硬的态度对唐时。她和唐时认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看过有哪个人敢用那样强硬的态度对他。即使有，下场都不是一般的惨。

顾倾城吓得心跳跟着漏了几拍，唐时该不会要找她算账吧？她闭上了眼睛，手紧紧地抓着被单，犹豫要不要落荒而逃！

唐时将视线落在顾倾城的脸上，见她吓得闭着眼睛，忍不住呵呵



了一声。现在知道怕了？早干吗去了？他虽然如此想着，脸上的笑却肆意放大，意犹未尽地回味了一下刚刚被顾倾城强逼着喝药粥的场景，慢吞吞地对一旁站着的张嫂吩咐：“你先出去。”

“是，时少爷。”张嫂这才回神，没有任何停留地快步离去。

屋内剩下唐时和顾倾城两个人，顾倾城更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他这是准备关起门来狠狠虐她吗？她闭着眼睛，胡思乱想了好一阵，才发现男子似乎一直没有任何反应，于是轻轻地皱了皱眉，睁开眼睛偷偷朝唐时瞥了一眼。

唐时半靠着靠枕，直直地盯着她，脸上没有半点她想象中的愤怒、不悦、阴冷。他似乎心情很好，眉宇舒展，嘴角噙着一丝笑意。

唐时竟然没有生气？顾倾城一怔，一时没有注意，视线便和唐时的撞在了一起。

唐时好整以暇地盯着顾倾城：“你胆子倒是不小。”这话看似咬牙切齿，可顾倾城分明从他脸上看出了笑意。

原本涌动的担忧和恐惧跟着一点点消散，随即是喜悦。仔细想想，顾倾城也不知道自己欢喜什么，于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笑，拿起体温计朝唐时递了过去：“量一量体温。”

唐时没有接，反而朝顾倾城抬了抬胳膊。顾倾城知道唐时这是让她来放，于是站起身走过去，扯开唐时的衣领，将体温计塞进了他的腋窝。

约莫过了五分钟，顾倾城将体温计抽出来，看了一眼温度，还是有些烧，于是转身将桌旁的药按照医生吩咐的剂量分别取了出来，准备等会儿让他吃。

唐时高烧了一天，到了下午全身出冷汗，身上黏黏的格外难受，于是挣扎着想要起来洗个澡。

他本就染了风寒，再这么去洗，说不定病情会加重，顾倾城阻拦了唐时，想了想，便去浴室里拿了一块大毛巾，用热水泡了泡，拧